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2020年12月29日,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八部镇查干湖渔场,三号网工人在零下27度的天气里开冰下网。视觉中国供图

历时八年数万人参与的 引松工程 创奇迹 千年查干湖 复活记

中青报 中青网见习记者 朱彩云

“查干湖用了近半个世纪,才摆脱干涸,成为今天的样子。蜿蜒曲折的湖岸线绵延100多公里,面积相当于7万多个足球场的湖,蓄着6亿多立方米的水。恢复冬捕后,吉林松原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前郭县)渔民以传统捕捞方式单网冰下捕鱼26万公斤,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目睹过这里鱼苇绝迹的当地人都说,查干湖复活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个地处吉林省西北部的查干泡(当地人查干湖的称呼)还是条旱河,因为主要水源地霍林河的新流和连年干旱,水域面积逐年减少,到上世纪70年代末,仅剩50多平方公里。无水过活的苦日子里,前郭县人和盐碱地较劲,他们熬碱、养猪、捕毛腿鸡。人们

渴望水,一个引水工程的构想也在酝酿。1976年,一项靠人工肩挑背扛的挖渠工程开始了。这一动工,就是8年,全县参与挖渠的人数最多时达到8万。到1984年,引松工程开闸通水时,50米宽的渠两侧站满了人。来自松花江的水终于流进了这道53.85公里长的人工渠。当时26岁的查干湖渔场职工魏长喜记得,松花江的水奔流了近一天才到达湖里,看到水那一刻,渔场一片沸腾。

30多年过去,查干湖逐步恢复了渔业生产,冬捕的名声传出前郭县,查干湖里的鱼端上了全国各地的餐桌。在去查干湖的路上,人们看到几个大字:“查干湖复活了”。

担的风险,时任前郭县委书记的傅海宽被停职反省,县委副书记常万海挨了批。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常万海边干工作边写检查,3次检查都没过关,挺委屈、挺难受,但没有动摇信心与决心。在他的回忆里,当时的吉林省领导在实地走访后肯定了引松工程,还对他讲,干工程没错,干事业有什么错?

引水

现在的人们还能从引松渠起点旁的土方瞥见这项几十年前的宏大事业。昔日的青年干部、水利技术人员将巨大的工程量细化成一份份图纸,而让这份图纸成真的是上万名前郭县人。当时的史料记载,在引松工程的第一阶段,前郭县全县9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80%以上城镇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和员工,乃至全县大部分学校教师和高年级学生都分期奔赴工地。一句口号也从1976年9月6日召开的誓师大会上传开,全县人民总动员,四级干部上一线。

在保存至今的几张现场照片里,一线的不同施工段上,有鞋帽厂的女工、有厂矿工人、有农民。如今住在前郭县乌兰敖都乡的何占柱还保留着当年挖土用过的铁锹,这种当时售价3元的铁锹是工程建设中能用的少数工具之一。当时县里财力、物力都不足,机械设备几乎没有,只有人力相对可以。苦是单靠回忆,老一辈们参加引松工程的最大印象。那一代前郭县人靠原始施工方法挑战的,是开挖1226万立方米的土方量。当时负责一线施工人员的魏长喜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挖渠开山现场,他看到不同单位的人互相喊话,比赛干活。干活多的队伍被评为“黄牛班”,干活多的“老黄牛”将获得一张奖状,这几乎是当时最大的奖励。

用何占柱的话来说,就是去,就是干。一些青年人还组成突击队,把铁锹挖出的土背走,背得后背都磨起了泡。时隔40多年,当时和县委书记一起干活的孙天荣仍记得大家黑夜白天不回家的场景,我这一生从小到80岁,印象最深的就是引松工程,我作过贡献,我高兴,我光荣。持续艰苦的施工带来惊人的成效,从1976年9月至1977年12月,前郭县数万民众靠肩挑背扛,施工240天。在引松一期工程的三个阶段里,他们剖开川头山,挑走黏泥土,战胜流沙与泉眼,共挖出993万立方米的土方量,完成总设计任务的81%。人定胜天的努力在1984年通水后得到回报,沿引松渠流入的水复活了查干湖,也将一方水土的自然状况和生态环境彻底改变了,并在此后数十年福泽后代。

得水

如今在前郭县生活的年轻人很难想象,半个多世纪前查干湖几近干涸的窘境,眼前的湖泊水草丰茂,银鱼穿梭。1987年出生的马文岩几乎和有水后的查干湖一同成长,到他19岁回来学当渔把头时,查干湖已经恢复了千年前的捕鱼传统。2007年,查干湖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查干湖冬捕为标志的渔猎文化也成为其文化遗产之一。

马文岩不是唯一回家找出路的年轻人。靠查干湖发展起来的渔场在1995年试捕后吸引了大批青年返乡。不少小年轻走到全国各地寻思好混,但最终混来混去,发现这渔场比外地开的(工资)都多。曾任查干湖渔场党委副书记的单君国见证了渔场进入21世纪后的大发展,渔业复兴后,不仅查干湖胖头鱼被认证为有机食品,鱼产品的存量、质量、产量、销量居全省同行业之首,渔场职工也增至近千人,目前职工的家庭人均收入3万元。

现在已是渔场老职工,在2011年当上副把头的马文岩仍记得,当学徒的头两年,啥都不懂,这个一般人来了不的活计需要体力、耐力与判断力。捕鱼十多年,他每年只休息一个月。和其他渔把头一样,马文岩坐马车凌晨4点的查干湖冰面,观察在透明的冰下的鱼泡,确定下网点,也经历过以为冰裂的紧张时刻。他收获最多的一次,捕获近50万公斤。

在这片曾迎接过辽帝渔猎、康熙帝东巡的水域上,新一代渔把头与渔民开始打捞未知的水底世界。变化与传承在这里交织,五年前,冬捕的冰面上开始出现私家车,渔把头告别马车,以更加可控的车速在冰面上驾驶。但一些传统仍旧沿袭,无论渔网材质如何改良,网眼始终保持在6寸大小,这确保只网5年以上的大鱼,把未成年的小鱼漏掉,马文岩告诉记者,这叫“猎杀不绝”。引水成功近40年后,古老又年轻的查干湖在可持续发展的路上走得越来越远,成为一份吉林样本。乘着开湖鱼美食节、蒙古族民俗文化旅游节、查干湖冰雪渔猎文化旅游节等一系列活动的东风,查干湖2019年接待游客461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40.6亿元。一场场冰天雪地的追寻背后,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正相得益彰。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乘船来查干湖考察,他登上捕鱼浮桥,眼前波光粼粼,网收鱼跃,他祝愿大家年年有鱼,年年有余。

城不在大 水好则灵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赵丽梅

随着最后一条清水管切换完毕,长春市第一个净水厂——南岭净水厂在为当地老百姓提供了大半个世纪自来水后,完成了它的供水使命。

这座始建于1932年的净水厂,开启了长春人使用自来水的时代,也承载了几代人关于水的民生记忆,既经历了伪满洲国时期自来水的匮乏,又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为老百姓用上自来水而艰苦奋斗的历史。如今,这座曾经废弃的净水厂发生了蝶变,变成了长春水文化生态园。同时,也成为长春市百里伊通河综合治理工程重要的一环,为长春实现治理一条河,改变一座城,添上了浓重的一笔。

长春水务集团城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项目办工程技术组负责人宋磊说,整治后,水给这座城带来了灵气和活力,还有新气象。

开启长春的 自来水 时代

在80后宋磊的印象里,早年间,长春的母亲河——伊通河几乎没什么水。作为全国108座严重缺水的城市之一,长春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仅为全国的16%。

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水三代”,宋磊一家爷孙三代都从事与水务相关的工作。宋磊的爷爷是南岭净水厂的职工,早期,职工们一起生活在净水厂的职工大院里,他作为大院长大的孩子,也见证了净水厂的变化。

那个时候觉得水来之不易,在大院的时候大家用水都特别省。在宋磊小时候,城市里大部分家庭都用上了自来水。他和家人知道这些水是爷爷参与生产的,所以在用水方面特别“抠”。宋磊还记得,小时候,妈妈洗完菜便把水存到家中的大水桶里,当时种的蔬菜较少使用化肥、农药等,沉淀一下水中的泥沙,便用来洗脸,再用来浇花、冲厕所等。

解放前夕,用上自来水对于长春人来说曾是一件很奢侈的事。1942年南岭净水厂第二净化系统扩建完成后,日供水能力约达4万立方米/日。据统计,1943年,在长春,日本人的自来水使用普及率达到了95%,中国人的使用普及率仅29%。

解放前夕,长春自来水供应遭遇巨大危机。南岭净水厂大量净水、送水设备被拆毁,附属设备大部分丢失、损坏,自来水管网的职工也仅剩16人。中共党员为暗中保护城市供水做了大量工作。由白鸿林领导的中共地下工作小组人员梁国璋、戴明德,争取了进步青年吴廷贵,冒着生命危险,将保管严密的《长春市自来水管线图》原图送交中共长春市委。

地下工作人员孟双全(又名孟木村)利用其远东营造厂经理的身份,借承包工程之机,先后将多名净水厂的工程技术人员送往解放区,这为长春解放后迅速恢复城市供水创造了有利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长春的供水事业发生了质的变化,从为殖民统治服务转向了为人民群众服务。从1949年到1952年,长春市共修复和新建供水工程77项,维修漏水管近1.8万处,新铺设管道22.5公里,城市供水能力大幅提升,普通老百姓的自来水使用率越来越高。

从用上水 到 治好水

随着老百姓的用水问题逐渐得到解决,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生产生活污水不断增加,伊通河一度出现黑臭水体。上世纪80年代以前,伊通河是臭水河,河流的上半拉是活的,下半拉是死的。南岭净水厂退休员工刘女士说,以前不太愿意往伊通河边走。2015年,南岭净水厂的供水历史

责任编辑 / 潘圆
版面编辑 / 邹艳娟
图片编辑 / 李峥危
美术编辑 / 程璨



2019年12月6日,长春市伊通河,上千只野鸭子在此嬉戏。长春的母亲河——伊通河见证了这座城市从曾经缺水、水体黑臭到通过综合治理水生态逐步改善的过程。视觉中国供图

画上了句号。这个地处长春腹地,东临伊通河生态长廊的旧厂,还为这座城市留下了35万平方米生态绿地。在宋磊的印象里,园区里到处都是树。这也为它开启新使命埋下伏笔,成为伊通河综合治理重要的一环。

2017年5月4日,正是南岭净水厂蝶变的开始,净水厂改建工程正式启动。时任长春水文化生态园设计经理方钊是建设者之一。2016年,他和设计团队走进这座旧厂。在改造过程中,方钊和团队,秉持最大限度保护城市工业历史遗迹、生态绿地的理念,并融入城市产业结构优化的理念,以“水文化”为主题,通过修旧如旧、适度增新、新旧并置等手法,试图将园区打造成为充满文化感、历史感、功能与情景交融的城市文化新地标。

当时项目团队平均年龄在28岁左右,大家都有干劲儿,每天5点多就到工地,一直工作到天黑,一天没休息过。一年多的时间,方钊开了约1000场会议,会议内容记满了4个笔记本,这些本子他到现在还留着。

可能一辈子再不会有这样的项目让我去学习,让我去成长。对于方钊来说,这是他目前遇见的最复杂的项目,其中,最难的就是统筹协调,为了项目顺利推进,当日事当日解决,方钊最多时一天打过200多个电话。

2018年10月1日,长春水文化生态园正式开园。据方钊介绍,当天就接待了3万-4万人。这里有了创客空间,为这座城市的创新注入新的活力。创客所在的水波楼,是园区内标志性建筑,被网友称为“褶皱楼”,也成了年轻人打卡的网红胜地。

这里也成为长春城市更新以及工业遗产保护的一个代表,该项目斩获了20多项大奖,比如,被誉为全球园林景观及建筑界“诺贝尔奖”的ALSA奖、MIPIM Awards 2019 最佳城市再生入围奖以及国家优秀工程奖项等。方钊说,我小时候的红砖老房子已经很难见到了,这对我来说是一种乡愁。建设这样一个有历史感、有文化氛围的公园,可以给我们的孩子留下一份乡愁,也为城市留下一个天然氧吧。

水给这座城市带来了灵气

水务工作在宋磊一家实现了传承。他和爷爷分别工作在长春水资源循环的一头一尾,作为水一代的爷爷工作在为老百姓供水的一环,为老百姓喝上好水而奋斗过;作为水三代的宋磊目前工作在治理排水这一环节,在为有一个好的水生态接续奋斗。

打小对水就有一种情怀,这种情感也糅进了工作中。宋磊在大学时选择了给排水专业。上学期间,他参观的第一个污水处理厂就是东南污水处理厂,如今这个厂子的给排水成了他工作的一部分。

与水文化生态园建设一样,污水处理厂的运行也是伊通河综合治理工程重要的一环。宋磊说,老百姓排放的生活污水被截住后,经过处理,出水水质达到了较高标准,作为生态水直接排入伊通河,成了该河的一个水源补给站。在生态治理和污水处理的双重加持下,河流明显变清了。作为一个市民,我愿意在河边多走了。宋磊表示,经过这几年的改造,伊通河的水量明显增多了,鸟也飞回来了,水里偶尔还会露出鱼尾巴,两岸景观也有了。



2018年12月28日,吉林松原,查干湖第十七届冰雪渔猎文化旅游节开幕。视觉中国供图

